

78

【台湾】
欧阳云飞 著

魔鬼书生

下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

欧阳云飞 武侠作品集

魔 鬼 书 生 下

(台湾) 欧阳云飞 著

(滇)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唐贵明

封面设计:刘 谢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号 23 - 1998 - 035

魔鬼书生

(台湾)欧阳云飞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)

邮编:650011

湖南省印刷一厂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8.5 字数:54 万

1999 年元月第 1 版

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5000

ISBN7-222-02662-2/1·673 (上、中、下册)定价:40.80 元

第十四章 火 云 洞

不过才个把时辰，苗族武士已横尸百人！由于伤人太多，苗人已转敬佩为惊怒，空气又逐渐紧张起来。

苗族酋长忽然大步入场，命令族人不得再出而挑战，将鲁斯的人头再度送至西门威手中，道：

“小友，决斗就到此为止，快喝下英雄酒，从此就是老夫的东床快婿！”

西门威冷冷一哼，道：

“假如我不喝怎么样？”

“你不喝就是藐视苗人，就是本族的公敌！”

西门威偶然朝木架附近一瞧，不知何时，七星镖局的两个副手，四个趟子手，已潜至附近，隐入暗中，随时准备出手行事。

情知时机已到，不再拖延，和卢云互换一个眼色后，乍然怒吼一声：

“哼，不喝就是不喝，我就不信苗子会吃人！”

呼！嘭！人头出手，触地而裂，酒洒脑溢，溅了一地！

直气得苗族酋长暴跳如雷的喝道：

“小子，你是谁？竟敢如此狂妄，侮辱本族！”

魔鬼书生怒眉一挑，道：

“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复姓西门，名威！”

老苗子一闻此言，惊得蹬！蹬！蹬！连退三大步，惊惶万状的说道：

“你说什么？你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书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玛莎更是肉跳心惊，脸色一阵青，一阵白，心说：

“天啊！我一心想嫁他为妻，结果却是引狼入室，啊，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！”

苗人中懂得汉语的人，正以快速度将这消息传播开来，一时，场中秩序大乱，危机四伏。

男女二巫欺至老苗子身侧，嘀咕了几句，苗族酋长气忿忿的说道：

“好啊，原来是你，这就难怪本族的武士怎么会败得那么惨，那么快！”

“阁下，废话少说，我问你这儿可是野人寨？”

“此地正是野人寨，你要怎样？”

“好说，在下要找一个人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杀人王巴拉。”

“老夫就是！”

“好极，那咱们幸会了！”

“小子，你找老夫何事？”

“索黄山灭门之仇，讨卢大侠失镖之债！”

“西门小魔，黄山旧事，你倒调查的挺清楚呀？”

“当然，不清楚不会找上门来。”

“既来本寨，何不直闯，为何要以救人为饵，蒙混入寨？”

“救她只是巧合，在下事先并不知道她是你的女儿！”

“难道来此之后还不知道吗？”

“藏商高悬在此，贵属狂喝狂舞，在下自然心里有数。”

“既明一切，为何还要故作不知，诱杀本族武士？”

“哈哈，这是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你怨不了谁？”

杀人王巴拉一瞥场中横尸，怒气陡升三千丈，怒不可当的喝道：

“好狂的雏儿，你年纪不大，居然如此阴惨绝毒，我要你葬身苗疆？”

盛怒之下，不遑多想，双掌一错，已电拍而出。

西门威眼见苗族人数尚多，深恐夜长生变，暗暗提足两掌真力，迎势硬撞上去。

嘭！嘭！震声起处，人影疾晃，杀人王巴拉败在“七杀掌”下连退数步。西门威脚下一紧，道：

“老苗子，纳命来！”

扬掌电进，势如狂风。

猛听卢云大叫一声：

“少侠，小心后面！”

西门威闻言一惊，急忙撒掌转身，糟！女巫不知施出什

么魔法，有十几条毒蝎子飞扑过来，已近在眼前。

蝎子会飞，这真是天下奇闻，显系女巫邪术驱使所致，西门威戒惧之心油然而生，急忙双臂交挥，全力劈出四五掌，总算悉数击毙，未为毒蝎所伤。

女巫睹状更怒，口中念咒，衣袖一抖，正欲再以邪术攻击，西门威大喝一声：

“女巫婆，你没有机会了！”

当胸一掌即到，蓬！胸膛开了花，气绝而死。

杀人王巴拉鼻子都气歪了，厉色喝道：

“小子，老夫和你拚了”

摇身疾进，招出如梭。

西门威不稍迟疑，呼！呼！连击两掌，杀人王巴拉闷哼声中，又告被迫退下。

正待乘胜追击，结果他的命，卢云适时急声道：

“少侠，先杀男巫，此人精通邪术，必是后患！”

西门威闻言亦有此同感，扬目看时，那个男巫早已奔离斗场，扑向附近的法坛。

心说要糟，起步就追，杀人王巴拉忽然双手疾挥，命令族人出手应战，消灭西门威。

登时，人头晃动，掌风呼啸，一百多野人寨人的高手在杀人王巴拉的指挥下，将西门威团团围住，展开一轮猛攻。

不幸，动作略缓，未曾得手，被数十个苗人围住，双方大打出手。

两场恶斗，都打得十分惨烈，十分快速……。

西门威功力深，出手狠，绕场一匝，连攻数十掌下来，

野人寨的高手已伤亡累累，仅有杀人王巴拉等数人仍在带伤苦撑。

七星剑客那边却因寡不敌众，险象环生，苗人虽死伤过半，他们同样伤了两个，死了一个，包围圈渐渐缩小，眼看就要迫至木架附近。

西门威睹状心骇，猛的掌化千层浪，连环攻击，剩下几个苗族武士结伴上了鬼门关。

“老苗子，现在就轮到你了！”

默运“无极掌”，振臂……

霍然——

杀人王巴拉腾空而起射入木架附近，出手一掌，就把一个副手震退三大步。

接着，纵身一跃，扑向藏商，欲以藏商的生死来威胁西门威。

“看打！”

西门威睹状大怒，“白虎钉”划空而出。

“啜哟！”钉中左肩，血流如注，杀人王巴拉投机不成，迫落在三丈外。

魔鬼书生扬掌直进，且进且杀，不一时，已杀出一条血路，和卢云会合在一起，道：

“卢大侠，这儿的事交给我，你快救人！”

话未落地，招已出，立有七八个苗人应势而倒。

七星剑客卢云迟疑一下，蓦的一纵身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“铮！铮！”空际飘来一阵琴声。

这琴声好怪，入耳心颤魂惊，血涌气翻，好像有万把钢刀，从心上刺过似的。

叭哒！叭哒！西门威连一个念头还没有转过来，两个受伤的趟子手已倒地身死。

魔鬼书生打了一个冷颤，道：

“卢大侠，这是什么声音？”

七星剑客卢云惶声答道：

“是魔琴，苗人的邪术！”

“难不成是那个男巫在搞鬼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，少侠，你看。”

西门威扬目一望，立见那男巫早已高坐法坛之上，香烟缭绕，端坐抚琴。

就在他观看的当口，魔音如雨洒下，最后一个趟子手也死于非命。

两个副手功力较深，虽未倒毙，但脸色惨白，已经承受不起。

七星剑客连忙运气压住翻腾的血气，道：

“少侠，快毁掉他，再迟我们就完了！”

他这儿话未说完时，西门威早已电掣纵出，凌空三转身，已到法坛附近，“无极掌”力敛处，法坛轰然而倒。

男巫好狡猾，法坛倒时，他已纵离，当下二话不说，拔腿就逃。

西门威怎肯放过，断喝道：

“老狐狸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

嗖！魔圈划下一条弧线，在他的脖子上一绕，骨碌碌！

人头落地，一命呜呼。

杀人王巴拉看得魄散魂飞，心知大势已去，逞强无益，急忙一招手，率众逃窜。

“老苗子，你名登鬼录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今天就认了吧！”

喝声未落，西门威已凌空追到，魔圈再出，立奏奇功，巴拉人头落地，死了。

接着，双掌交挥，横冲直闯，片刻之后，野人寨人已全部死光。

玛莎一直呆立一侧，为这惊天巨变所震惊，今见父死寨毁，悲痛欲绝，倏的扑了上来，喝道：

“西门威，你简直太残忍了，我和你不死不散！”

“玛莎，难得你领在下来此，省去不少麻烦，西门威愿网开一面……”

“闭嘴，父仇不共戴天，我和你势不两立！”

立字出口，招已出手，疯狂扑出，辛辣无比。

不禁激起了西门威的心火，喝道：

“不知好歹的野丫头，有心饶你，你偏想寻死，好，想死我成全你！”

呼地一掌击出，立告香消玉殒。

就在玛莎倒地身死的同时，原先守在山下的野人寨人，已闻讯赶来。

起先仗着人多，冲扑不止，但，不旋踵间，便作了“无极掌”，下之鬼。

至此，野人寨已全部死光，西门威撕下一张“鬼录”，

丢在现场。

在这同时，七星剑客卢云已将藏商全家救下，所有被劫珠宝也收集起来。

西门威走上前去，说道：

“卢大侠，恭喜恭喜，在下想告辞了。”

七星剑客卢云闻言一怔，道“现在就要走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小英雄赐我太多，今天要不是恩人大力想助，后果岂堪设想，我…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”

西门威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哪里，卢大侠言重了，些微小事，何足挂齿，诸位，咱们有缘后会，再见！”

不顾卢云的强留，跨上狼背扬长而去，藏商全家感激得五体投地，跪在地上，磕头如捣蒜。

卢云等三人同样由衷感恩，谢不绝口。

就这样，西门威在众人的热烈欢送下，离开野人寨，步下山峰，对狼王说道：

“小黄，上昆明，到上官世家去算帐！”

昆明！

郊外！

上官世家！

这日正是上官世家的主人——屠龙手上官健的六十大寿，来贺的宾客不下百人，正在礼堂内大吃寿面……可是，这样大喜的日子，大家的情绪却并不怎样热烈欢悦。

一股阴沉恐怖之气笼罩全场，很难听到一声笑语。

熟悉上官世家内情的人，都心里雪亮，往日上官世家每逢喜庆之事，宾客至少近千，包括南七北六部分武林豪客，今天的情形却大相同。

原因是西门威迫近昆明，大家都退避三舍，来贺百人中，多系戚眷，武林人不过一二位。

同时，有不少人更清楚，屠龙手上官健将有一件震惊武林的大事要当众宣布。

果然，酒足饭饱后，上官健忽然站起身来，解下腰中的佩剑，当众一晃，以沉痛的语调说道：

“诸位，老夫技薄功浅，愧对祖先，内不足以保护妻儿，外不足以绥靖武林，如再混迹江湖，不但老夫本身将无立锥之地，且会祸延子孙，今决定全家封剑，洗手江湖！”

场中一片肃穆，无人起身答话。

屠龙手放下自己的佩剑，对长子上官奇，次子上官伦道：

“奇儿，伦儿，把剑解下来！”

兄弟二人虽已将佩剑解下，却没有交给父亲，上官奇含泪说道：

“爹，在未正式封剑之前，希望你老人家再考虑考虑！”

屠龙手上官健郑重其事的说道：

“为父的早已考虑过，不再更改！”

“我们上官世家，一向称霸西南，今番全家封剑，恐将貽笑武林！”

“事到如今，不得不尔！”

“爹，奇儿主张和西门威拚！”

“这是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！”

“那我们还可以全家撤离，待机而动，不一定非要藉封剑来苟安呀！”

“也不可能，天山一剑孟一龙逃窜三千里，结果还是死在金图寺，连北帝乌克兰，九州一君余千里都惧他三分，仓惶而逃，我们哪有取胜的机会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孩子，为父的早先曾有只身去找西门威，以了黄山公案之心，但鉴于他近二年来的所作所为，必欲将我们全家老幼诛绝而后已，爹爹即使引咎自杀，他还是不会放过手的，难道你要你重病的母亲，临终前还要落个身首异处而亡？难道你忍心眼看着我们上官世家从此绝子绝孙？欧阳世家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此事绝不能再在上官世家重演，奇儿，为父的不是懦夫，亦非贪生怕死之徒，但事实如此，我们不忍，就会灭门，此时逞强无益，必须从长打算，好在奇儿伦儿年纪尚轻，将来功力够时，仍可启剑复出，除此煞星！”

上官伦张口欲言，上官健忽又说道：

“好了，你们别再多言，快把佩剑拿来！”

“是，爹！”

二人含着满眶的热泪，将随伴自己二三十年的佩剑双手交给父亲。

上官健取出一条丝绳，捆在一起，抖颤的双手缓缓举起，挂在墙上。

然后慨然一笑，老泪纵横的道：

“上官健无能，就此退出武林，诸位同道，请速离此地，西门威那小魔……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门外突然有人接道：

“西门威怎么样？”

黄影一晃，冲进一头大野狼来，狼上端坐一人，眉清目秀，气宇不俗。

屠龙手上上官健猛的一惊，道：

“你就是西门威？”

“对了，在下就是你刚才咒骂的人。”

上官健脸色骤变，望望两个儿子，道：

“西门威，你此来昆明，可是找老夫寻仇？”

“不错，可惜晚了一步。”

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阁下已经封剑了！”

“啊！”

“按照武林规矩，不管仇有多深，恨有多大，只要对方当众封剑，退出江湖，另一方就不得再下杀手，旨在保护弱者，给懦夫们留下一个避难所。”

上官健脸上一热，真比挨人家的两个耳光子还难受，道：“西门威，既知武林规矩，你……你就请便吧。”

西门威嘿的冷笑一声，道：

“对不起，我现在还不想走！”

“怎么！你敢不遵守武林的规矩？”

“规矩是先贤遗范，在下身为武林人，当然要遵守，不

过……”

“不过怎样？”

“为防尔等厚颜行骗，启剑复出，在下要取万无一失之措施。”

“什么万无一失之措施？”

“废掉你们的武功！”

“你说你们？”

“当然，上官健、上官奇、上官伦，你们三人。”

“小子，先贤遗范中并没有这一条！”

“可是，上官老儿，先贤遗范中也没有说不可以这样做！”

“西门威，请别逼人太甚！”

西门威蓦的一纵身，飞离狼背，落在上官健的面前，厉色道：

“上官健，咱们废话少说，你如肯接受在下的条件，且不管你的真正用意何在，西门威尊重武林规矩，可以饶了你们全家，否则，请即启剑，我要你死得心服口服！”

暗将功力运足，忽又迫近一步，道：

“老匹夫，答复我的话！”

上官健话未出口，上官伦年纪轻，火气最大，猛然一闪身，探手向佩剑抓去。

屠龙手看得一呆，急忙阻止他，道：

“伦儿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孩儿看不惯这小子的霸气，我要和他拼！”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身一弹，手一探，已将自己的佩剑拔

出，喇的刺向西门威。

上官健刚刚叫了一声：

“伦儿，快退下来！”

西门威嘿嘿一笑，道：

“上官伦，你这是自取灭亡！”

“无极掌”电掣出手，砰！砰！仅只一招，上官伦便剑毁人亡，倒卧在血泊中。

直惊得上官健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冷颤，声色俱厉的喝道：

“西门威，你简直连一点人性也没有！”

身形疾转，纵至挂剑之处。

上官奇同样悲愤欲绝，和父亲采取同样行动。

西门威含笑而立，双手已探入囊中，只要二人一拔出剑来，“白虎钉”就脱手射出。

立时，情势十分紧张，所有的人都瞪着眼，闭着气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。

屠龙手纵至剑下，只是一时气急使然，这时眼见西门威杀气冲天，作势欲发，上官伦已一招毙命，怎敢再轻举妄动，当下暗道两声：

“罢了，罢了！”

立又拉着上官奇，退回到原处。

“怎么样？上官老儿，希望你明白表示态度？”

上官健声一叹，道：

“老夫今天认栽，自废功力就是！”

“只答应就够了，不必自废，在下可以代劳。”

“老夫自废，有何不妥！”

“我怕你留下余步。”

“老夫不是这种人。”

“抱歉，在下必须慎重！”

“西门威，你……”

“上官健，请站好，在下要出手了！”

身形一闪，骈指如戟，噗！重重点在他的“废穴”上，只听上官健“嗷哨”了一声，栽了下去，数十年性命交修的功力就此全部废掉。

紧接着，西门威如法泡制，再废掉上官奇的功力，然后朗朗一啸，道：

“上官健，今日之事就到此为止，希望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晤面，假如阁下阴魂不散，想作东山再起的打算，小心我要以最残酷的手法来对付你，再见！”

话落人起，乘狼夺而去。

上官世家的这一场戏已经落幕，可是，消息却像是长了翅膀，传遍西南一带，也传到了岭南派的中枢要地——玄元观中。

更传到岭南派的掌门，玄元观的观主——清风道长耳中。

清风道长鉴于西门威血淋淋的事实，深知死拼不足取胜，自保亦复堪虑，为了替岭南派，也替天下武林保留一点元气，灵机一动之下，决心故技重施，玄元观也来个集体封剑，暂作忍耐，等待有利的时机，再和西门威决一死战。

主意打定，并且征得几位师弟的同意，这日便在“讲武